



秘而不宣的往事

—— 叶辛著 ——

秘而不宣的往事

—— 叶 辛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秘而不宣的往事

那一天夜里，一阵惊呼狂叫把我从沉沉的酣睡中惊醒。

白天喝的过量的包谷烧酒劲儿没散尽，我的脑壳沉得像有人用绳子拴住了颈子般，抬也抬不起来。喉咙里如同烧着一把火，又好似什么毛刷子在撩，渴得难以忍受。

“喝呀，俊生，人生难得几回醉哪，哈哈！”

“男子汉大丈夫，怯酒，嗬嗬，叫人扫兴！”

.....

眼前又晃过一张张泛着红光的脸，他们那粗粗细细、高高低低的嗓门，同此刻寨子上响起的呼叫声混成了一片。

我的身子在往深渊里沉，我的脑壳也在往深渊里沉，那无底的深渊里有一片诱人的闪烁光芒的水，那是清潭，喝上一口能解渴，能摆脱烧灼般围裹着我的烘热。我合上了眼睑，任凭自己往下沉去。

可震耳的呼喊还在继续着，像有脚在踢着我的脑壳，我的神经被一片嘈杂的脚步声惊得紧张起来，似要把满寨掀翻的喧哗终于逼着我睁开了双眼。

耳管里是一片静寂，笼下的帐子里和帐子外头同样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

漆黑。

是在做噩梦，是在酣睡中听到有人嚷嚷，不会啊！梦有这么真切吗。

正在困惑中，那惊风扯火的吼叫声又响了起来，只不过离得远，听不大清晰。

我条件反射般地坐起了身子，一只手撩开帐子，另一只手抓起衬衣便往身上穿。

不是我动作利索，实在是我习惯成了自然。我居住的干打垒泥墙茅屋，紧挨着寨子中心的分配点大院坝。青麻石铺砌的，缝隙之间用水泥涂抹得严丝密缝的院坝里，不论是遇到小季收麦子、收菜籽、收洋芋，还是秋收时节捋来谷子、收上黄豆，都要挑到大院坝里来，将就平顺的地面铺开，晒上几个太阳，盘过秤，再按家按户按工分多少分给满寨的农民。白天，大院坝是寨子的活动中心，人来

人往，络绎不绝，还有专职会计和过秤的社员在场监督。到了夜间，堆在大院坝里的粮食就需人看守。看守的人并没多少事情，只要用晒席盖上粮食，然后抱一床铺盖来，摊在粮食旁睡下就是。看守谷子或麦子的人，任务是两个：一个是不讲自明的，防盗；另一个是具体的，随时会遇上的，那便是防止老天下雨淋湿粮食。一旦下了雨，两个看守粮食的人就得及时喊醒满寨社员，动员满寨人出来，把堆在院坝里的成千甚至成万斤的粮食撮进仓库里去，免得淋得透湿，把一年劳动成果都捂烂了。自有集体经济以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只要看粮食的人放声一喊，满寨劳力都会拥出来，冒雨迎风将粮食往仓库里齐心协力地搬运。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也毫无例外地顺从了这一习惯。

跳下床穿好了衣裳，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过于唐突。那声声吼叫是惊人，但绝不会是落雨天抢粮。逢到场坝上堆起粮食遭雨淋的时候，大院坝里早喧翻了天。而此刻，声音明明是从寨沿边传来的。况且，节令已入初冬，秋收早就结束，哪里还有啥粮食可以堆在大院坝里啊！

虚惊一场，心随之平静下来，嘴里涌起一大股苦涩的味道，喉咙里的干渴更不好受，脑壳还有些隐隐作痛。唉，这都是白天婚礼上的酒……

我摸黑抓到放在箱子上的那只特大号搪瓷茶缸，揭开盖子捧起来，“咕嘟咕嘟”喝下几大口，嗨！真叫回肠荡气。

“快去追啊，新娘子逃婚啦！”

一声喊叫传来，这会儿是那么清晰。啥，

白天刚刚接来的肖秀娟，那么文静、那么秀雅的一个姑娘，结婚的当天晚上就开跑？

我把茶缸重重地搁在箱子上，转身就往茅屋外头跑。

整个寨子都惊动了。前街、后街全是脚步声，差不多每个院坝里的堂屋门、朝门都在响动，婆娘们大惊小怪地嚷嚷，娃崽们的好奇尖叫，姑娘们你吆我喊地呼群结伴，汉子们愤怒的粗吼，把个小小的深山峡谷里的村寨，闹得似掀天一般。

葵花秆点亮举起来了，马灯从屋头提出来了，一束一束电筒光，在人们的脸上和头顶上晃动着。

“新娘子往哪里跑了？”

“阮忠才咋不把她看牢点？”

“黧包娃儿，早早地就该把新房的前门后

门堵起嘛！”

.....

在火把和电筒的光影里，寨邻乡亲们肆无忌惮地议论着。

“也难怪他啊，这个一杯，那个一口，酒给他灌得太多！”

“忠才也太欢了，哪个敬他，他都一口干。再厉害的汉子也禁不住几杯辣口的包谷烧啊！”

“进洞房那阵，他都醉成一摊泥了，新娘子咋不跑。”

.....

忽明忽暗的葵花秆火把，映着一张张熟悉的寨上汉子的脸。我倾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高见。不难分辨，其中有几个，都是白天酒席上的活跃分子。他们喝酒，不

是用盅盅，而是用的粗瓷碗。也许，敬阮忠才的酒，有不少都是他们端上的。连我这个外乡客，不也给灌得云天雾地，二晕二晕的嘛。

“各位寨邻，帮个忙，约起人一道去追一追。”一个大嗓门压倒了齐向寨沿边涌去的人流的喧哗，我听出来，这是阮忠才的嫡亲大哥，成家后分家出去单过的阮忠海。

“闹清去向没得？”有人朗声问，“阮家寨跑出去的路有八九条，通四面八方，往哪个方向追啊？”

“往竹林后的豹口垭那根路近，没得错。”阮忠才的姐姐阮忠英，用肯定的口吻道。她的嗓音脆生脆生的，接连几天操持兄弟的婚事，她那脆生脆生的嗓音里，还带着沙哑，另有股韵味：“新娘子是往后门跑的，后门外就只竹林里一根路，那路只通豹口垭。前门外

屋头，三四桌人在吃宵夜，没人见过她。”

“走啊！往豹口垭去。”哪个好事的小伙一阵吼，挤挤挨挨的人堆松散开了，齐往阮家寨西头的豹口垭方向跑去。

我也随着嘈杂哄闹的人群，撒开腿朝着寨外的山路，不急不慢地跑去。

“方俊生，跑快点！”一圈昏黄昏黄的电筒光在我脚前晃了晃，脆生脆生的嗓音里夹带着沙哑催促着我，阮忠英就在我身后。

我稍放快了点步子，回首问她：“真看不出来，新娘子会跑。”

“我们该防到这点，忙哄哄的，闹忘记了。”

“我还替忠才挑了一回鸡笼哩！”

“冤枉跑那几十里路了吗？不碍事，待事情办完，阮家会道谢你。”

阮忠英还笑了几声，我刚把脚步放慢下来，她即把我往边上轻轻一搽，身影一掠，跑到我前头去了。

后面农民举起的火把光影里，她那胖而结实的背影晃动着，一忽儿工夫便汇入了前方的人群，看不分明了。

她心头真焦急。

插队在阮家寨上，我和她一家人，算得是很熟悉的。阮忠才有一张白皙清秀的小脸，乍看去一点不像个农家小伙，更不像山里的青壮农民。但他心地好，我们刚到山寨时，他陪着我们钻进竹林，砍来一根根细长细长的竹竿，修去枝蔓，扛回来搭起蚊帐架架。初初到山寨那几天，差不多好些农民给我们端菜来，腊肉、豆腐、蔬菜、豆豆，时间一久，端菜送到知青点来的农民，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了。

而阮忠才呢，即便到了这会儿，我们插队都五六年了，还时不时给我们送点吃的来呢。由于同他接近，自然也认识了他的姐姐阮忠英。说是姐姐，阮忠英只比他大一岁，二十三。二十三岁的大姑娘没出嫁、没婆家，在偏僻山乡算一大怪事了。幸好阮忠英自小聪明，读过四年小学，念完了初小的课本，写得通书信，也能扳扳指头算点加减法。阮家寨上的人推举她当了实物保管，掌着一份权。有一点权力嘛，人们便尊崇她几分，对她二十几了未出嫁的议论，也要收敛一些，至少不敢当着她的面提这话题。三年前，阮家寨农民推选我当了记工员，说是动笔头辛苦，每天给我加一个夜工——三个工分。一年下来，有一千多工分，合一百来个劳动日了。倒不是稀罕这些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二三角钱，一百个劳动日

值多少啊！主要是这劳动日代表着我的劳动天数，劳动天数的多少又代表着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的劳动态度。所以我就心甘情愿地接下了这个琐碎其实又并不怎么费事的记工员活儿。乡村里的工分，直接同分配有关。农民们唤作“人七劳三”，工分多的人，不但现金收入多，工分抢粮也多。因而一遇分配，我这个记工员，就要配合会计、配合实物保管员，及时地打出合计，让保管员根据多少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社员。经常同阮忠英打交道，互相之间亦便比同其他人更熟悉一点。走动得也多一点。再说，她那点点初小毕业生的水平，实在也是半瓶醋，好些账目，加加减减的，总有错处。随便把本本翻一下，就能抓到几只“虱子”。她在我面前并不忌讳，反而还常常把账本本塞给我，要我抽空把

账面上的虱子抓抓干净。

刚才她对我说的，全是实心话。新娘子肖秀娟要跑，阮家一大家子人，应该想得到，应该有所防备，这事儿早就有过预兆。

是一年多以前的九月初九重阳那天，阮忠才同肖秀娟订婚，忠才家请了族中嫡亲的几个老辈儿，置办了几桌酒。虽说没敢惊动寨上人，可阮忠才家房前屋后、小小的石院坝里，朝门里外，都挤满了人。特别是那些特意脱下平时干活路衣裳的姑娘，换上了一件件新衣服，挤在屋檐下，“叽叽喳喳”、你推我挤地往方格格窗棂里头张望，争着一睹未来新娘子的风采。偏偏在这一天，随着父亲同来阮家的新娘子，特别害羞，说什么也不到堂屋里来坐，只是躲在阮忠英的闺房里头，拉起了窗帘，发誓不肯到人前来。这就更逗起满寨

乡亲的好奇心，原先并不想瞅她一眼的人，也全跑来了。

阮忠才谈婚事，像寨上所有年轻小伙或姑娘谈婚事一样，并不是啥秘密。约在两年多以前，逢到正月十五，五月端午，九月初九，阮忠才停下几天活路，穿得周周正正，挑上一副担子，便往女家去了。那一副担子里，除了山乡民俗必须有的一斤酒、一把面条、一瓶酱油、一盒糕饼、一斤糖、一把筷子、一斤盐巴、一瓶油即“八个一”之外，还置备有送给未婚妻的一两套新衣裳，送给未来老丈人的帽儿鞋子，送给女家的腊肉等。阮家寨上的人只见忠才一趟一趟往姑娘家跑，从未见姑娘回访过，常常当着忠才的面询问姑娘俊不俊，绣的袜垫、鞋垫巧不巧？原来，即便是古老的风俗，这些年里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演变。

媒妁之言、父母牵线串起的恋爱关系，一旦得到男女双方的承认，除了小伙子逢年过节必到女家去问候致贺之外，一年当中，姑娘也会由女伴陪同，来小伙子家耍两三天，在未来婆家的山寨上露个面。肖秀娟直到订婚才刚来阮家寨，想瞅她一眼的人自然就多了。哪晓得，她到了阮家还不肯露脸，这就更使得忠才家的订婚愈加引人注目了。有人说这姑娘一定长得丑，“丑媳妇怕见公婆”嘛；有人说肖姑娘必定是脸皮薄，怕见生人；还有人说她架子大，瞧不起阮家寨人；个别在姑娘进寨时撞见过她的人又肯定地道，肖秀娟长得水灵灵的，抽条条的身子，相貌盖得过阮家寨所有待字闺中的姑娘……

众人正为见不到人议论得欢，却不料回屋去招呼未来弟媳的阮忠英跑出来报，肖秀